

事，這就是他寧可分成三年把房子造好的原因，而不願去借債一次造好；還有，女兒才十歲，明年出嫁沒什麼關係。

這，就形成了兩個集團，阿士伯是一個集團，因為春生對自己的婚事看法很平淡，所以只有孤軍作戰；阿士伯就不同了，早在兩個小豬仔買回來以後，她就和她的計劃告訴阿英，少女的心情雖是羞答答的，但她却接受了母親的暗示，因之她喂豬特別賣力，好像在那兩條豬身上發現她的遠景似的，尤其是當她看到兩條豬日益長大時。

在早飯桌上，阿士伯端起碗，就得意洋洋地說：「兩隻豬越長越肥了，我想再等個把月，讓春生去鎮上賣掉，八月裡，可以替春生辦喜事。」

「誰說的？」阿士伯眼睛睜得老大，「我不是說過，這兩條豬要給阿英辦嫁妝，春生的事，還是讓你去向金庫貸，借錢嗎？」她只曉得現在上頭可以借錢給老百姓，利錢也不多，莊前頭的阿火就常常借的；阿士伯可不這麼想，他是個老實莊稼人，只想一年接上一年就行了，他從不敢多走一步的。

阿士伯搖搖頭，正要說話，阿英却因為談到她頭上，尤其是婚事，她羞紅了臉，端起碗，一溜煙跑進房裡去，雖然她會躲在房門後聽的，但却引起阿士伯的一陣笑。

「說真的，春生媽！阿英今年才十八，明年再辦她的事還不遲，如果去借了錢，明年還不了，那多糟！」

「哼！」阿士伯可不滿意他這種近乎敷衍的說法：「兒子要緊，女兒一樣要緊，總不能偏一個向一個，還有，孫家姑爺明年要入贅了，這一去，就得兩年，你想想看？」

「我才不會偏向呢！要未是你，你想吧！春生這麼大了，總該讓我們抱孫子呀！」

「依你怎麼說？」

「兩樁喜事一塊兒辦！」

「不成！」阿士伯光火了，筷子一擡，站起來就往外面跑。

春生趕快跟出來：「阿爸，阿媽，這件事慢慢商量好了，何必生氣呢？」

阿士伯頭也不回，氣呼呼的牽着牛下了田。

一直到晚上，這場風波還沒完全平息，晚膳，國校的王老師來，他本來就是春生同阿英的老師，沒事就常到他們家來玩的。

坐在門口的廣場上，聊起這件事，阿士伯還是怒氣不息：「老太婆，好像兒子是我的，女兒是她的一樣，分得那麼清楚。」

王老師笑笑，說：「依我說，這也沒什麼，阿士伯當然歡喜女兒一點，你老，是歡喜兒子；說來說去，還是這兩頭豬的事情，現在縣裡正要舉行豬隻增產比賽大會，得頭獎的可以得到三千元獎金，我看你們這兩條豬够肥的，何不拉去試試，得了獎，不是什麼問題也沒了嗎？」

阿士伯搖搖頭，把煙嘴拿下來，磕磕煙灰，「王老師，你別開玩笑笑了，那玩兒，還難得上我們，老早就給別人定好了，往年他們都勸我參加，我是沒那個指望。」

豐年 慶祝 創刊六週年

「豐年」對鉀肥的使用
經驗，常有很多的介
紹及指導，
多看「豐年」，可以得
到豐收。

化學肥料服務社

臺北市南京西路八號